

立槳

——花蓮鯉魚潭

船槳斜倚入水，時間正迅疾
將我推湧，我感受到阻滯
和抵抗。輕濺的珠玉，那是光
與暗交擊的碎鳴
當我試圖站定
而持續搖擺、抖顫
流動的陰雲，倏忽的
雨點，一支曲流
默默撥奏它敏銳的神經——

持續收緊的琴弦，它纏繞、牽張
調校而無休止。水面點點振動
船行無由自主的擺盪彷彿
不期站定了姿態在日夜的列車，傾全力
將重量撐持於扶手，一只
吊環，鏤空的內裡，反覆的
注入與伸取
而空乏搖晃的木質琴身我還尚未
習得如何拉響自己

那是何處而來的共鳴？當雲層
翻下山脈，繃緊的流水，微起時歇的雨
還有風，「鯉魚潭很平靜
只有1%的人會落水」教練說
一旁快艇這時正飛掠水面
激越的波浪向岸緣拍擊。當我緊握船槳
它弧面撩撥，水流持續的傾注卻
不可能的裝扮，以之全力撐抵船板我仍近乎
傾覆的姿態——隨遇的加速與減速
我抓牢虧缺和慾望在日夜的車廂
相持相抗。當早晨我一再出發
匆匆趕赴卻必然歸返
終究無從抵達，有人眼神空洞張望
街道加速的燈火在夜色裡
繃緊的弦——

刷亮的火炬
那是每一個大走索者我念及

在不容錯漏的軌道上，緊握著執念
且橫木搖晃著試探前後深淵
知道此去是危險
回頭瞻顧是危險，顫慄與不前進
都是危險，均衡而超越的美學，必然
遍歷失衡混沌。如果懸繫的彼端
終究是虛無呢？一顆心鼓脹著
還盛裝下自身嗎？身旁有人正踩著高蹺
三顆球來回輪轉，掉落與拋擲之間
擺盪的雙手從未真正緊握什麼
此時火炬照亮了神色，步伐卻持續猶疑
群起的呼喊、激奮，而我必須慣習於
來自觀眾席陰暗的笑聲

我終將追索到什麼？
拄著自身的退怯不安，我聽見風正滿帆
背後湖面傳來重音如石塊砸落
教練說樹上覆巢，向岸緣
落下腐魚殘塊。「太過前傾了
加寬一些些步幅，不要過度依賴
手中的船槳」終於我鬆開關節
在動靜之間熟稔，水勢此時正簇擁

緩緩將我拉奏
鋼弦的撕磨，車輪和鐵軌的咬嚙
而微啟重心，輕放船槳入水
我聽見倒影揉碎於錚琮的鱗紋
無數航道之上，那是我第一次
完整聆聽自身的音律